



土豆之味

□ 曹嘉伟

八月，故乡的菜园里，土豆悄悄地熟了。这是一年中最值得期待的时节，因为这意味着又可以品尝到奶奶亲手烹制的各种土豆美食了。土豆，在这片土地上生长了许多年，它们的模样朴实无华，却承载着家的味道。

土豆，这小小的球形植物，有着土黄色的皮肤，表面覆盖着一层细腻的泥土。它们静静地躺在地里，等待着被发现。轻轻拨开土壤，一颗颗圆润的土豆露了出来，大小不一，形态各异，有的像小拳头般紧握，有的则像是孩童的脸庞，圆润可爱。它们身上偶尔可见几道浅浅的裂纹，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

每年这个时候，奶奶都会带着我去菜园里挖土豆。她弯下腰，小心翼翼地用铲子将土刨开，生怕伤到了那些埋藏在土下的宝贝。土豆挖回家后，奶奶就开始忙碌起来。她会先挑选一些个头适中的土豆，洗净之后，用刀切成薄片，准备做一道经典的菜肴——土豆丝炒肉。土豆丝要切得细长均匀，这样炒出来的口感才会脆嫩可口。肉片则需提前腌制，加入适量的料酒，生抽提味，待油热后下锅翻炒至变色，再加入土豆丝一同快炒，撒上些许葱花增香。这道菜简单却不失美味，土豆丝吸足了肉汁，入口既有土豆的清甜，又有肉片的鲜香，让人回味无穷。

奶奶还会用土豆做一道特别的美食——土豆泥。将土豆去皮切块，放入锅中蒸煮至软烂，取出后用勺子压成泥状。接着，加入适量的牛奶和黄油，搅拌均匀，直至变得细腻光滑。最后，撒上一点点盐和黑胡椒粉调味，一道简单却充满幸福感的土豆泥便完成了。吃上一口，满嘴都是土豆的醇香和奶香的浓郁，那种滋味，仿佛能温暖人心。

最令我难忘的是奶奶做的土豆烧牛肉。牛肉切块后用酱油、糖、姜片腌制，土豆则切成滚刀块。先将牛肉在油锅中煸炒至表面微焦，再加入土豆块一起炖煮。随着时间的推移，土豆逐渐吸收了牛肉的香味，变得更加绵软入味。等到汤汁浓稠，土豆和牛肉都变得十分酥软时，这道菜才算完成。

如今，每当八月来临，我总会想起故乡的菜园，想起那些年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虽然远离了那片土地，但那些关于土豆的记忆却如同一颗颗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成为了我心中永恒的乡愁。每当夜深人静时，那些熟悉的味道仿佛穿越时空，再次唤醒我对故乡深深的思念。

秋天的山

□ 张玉琴



燥热过后，秋天在一个早晨大步流星的走来了。

秋天的山，饱满了，雄厚了，明朗得让人感动。山上的一草一木，都沉淀下来了，秋阳正向它微笑呢！

山上的知了在唱着歌，中午时分，声音盖着声音，齐刷刷地响起，在风的呼叫中，从西往东分散着，顺着太阳光最强的一面挣扎着，发出吼声。听着既刺耳又难受。

秋高气爽。满山的红叶一坨一坨，把丛林染得分外妖娆，远看是画，近眺是叶，画叶相融，妙不可言。山在画中旋转，画在叶中媲美，两者兼得，大自然的杰作。

山，不是森林的代名词，山上的美味在秋天数不胜数。黄的山梨，红的五味子，绿的毛桃，白的八月炸，宗色的板栗，提起就嘴馋。它们默默地无闻地隐藏在山林中，很难被人发现，寻找它们，像寻觅宝藏一样，翻山越岭，穿越山梁，眼睛要睁大，腿上得有功夫，身体要有劲，吃得了爬坡的苦，才会觅到山珍野味。

秋天的山，层次分明，绿中夹杂着少许黄叶，黄叶被阳光照亮，金子般闪耀，山轻轻地在我的视线中移动，我跟着山转来转去，圆点还是那个圆点，山还是一如既往的山，此时，我已不是原来的我，怎么看，山

也变幻了很多，自己好像是秋天山里的一颗植物，与它们并肩站立，千年，万年，从未改变。

秋天的山，风风火火。热烈奔放，一颗年轻的心，让山返老还童。山在月光的流逝中，没有用混浊的眼睛看世界，而是用心记录着春夏秋冬，四季来临。

秋天的山，重任在肩。不论山高路远，它始终坚守着阵地。为一方百姓奉献着自己的所有，毫不吝啬地将山上的野果赐予了热爱它的人们。

我欣赏秋天的山，更爱故乡秋天的山，是它，让我的生命趋于成熟。

在野读书亦愉悦

□ 石 颢

识得字以来，书籍就犹如挚友。

虽然高考落榜了，为了方便我读书，父亲把守护家里四亩菜园的活儿派给了我。菜园有人守着，就没人进园摘菜，这清静环境，正好适合我读书。春里秋里，不热不凉，是干农活，也是读书的好时光。随父母务园之余，我就搬个小木凳，坐于园间，一门心思的读一本书。读得实在疲惫时，我将书在凉席上一扣，戴上草帽，下到园中蹒跚，妍花蔬菜，花香扑鼻，书里读过的精彩段落活跃脑际。我走进菜园，边拔菜间杂草，边琢磨书中有章节，算是歇劲。夏日，黄瓜、冬瓜、葫芦、豇豆、茄子、西红柿，次第开花，接踵结实，香气萦园，我坐在高高的看菜棚里读书。看菜棚南北通透，清风悠悠，棚外炎阳燃烧，棚内凉爽宜人，我或坐或躺，只心读书，觉得人与开花结实的蔬菜、清风、炎阳同芳菲，人间太平，岁月美好，莫过如斯。若邂逅来园转转看看的乡亲，或跟他们聊聊天，或将书中的好内容与其分享。来人离去，乏困也消，我又上棚继续读正读的书里文字。读得心全推书里时，母亲给我带饭进园，也是浑然不觉。母亲高声喊吃饭，我才从书中回过神来。

一种爱好一旦在天长日久中养成，就成了习惯，自然极难改变。工作后每次下村，我都带一本书。干完工作，随地一坐或一蹲，捧书开读。田畔、地头、菜园旁、小树林中、小河小溪畔……都是我遇闲读书的好地方。野外读书，没孤独，没寂寞，惟有精神享受，心情愉悦。清风习习，几丝温润，几丝凉爽，偶尔狗吠，偶尔鸟叫，偶尔鸡啼，偶尔羊咩，偶尔羊咩，偶尔汽车或农机呜呜、隆隆、突突驶过。抬头田野青绿或黄红，满目丰盈，低头白纸黑字，异彩纷呈。地绿墨香，甚是相宜。江山易移，秉性难变。到县城工作后，业余时间，我又带书去公园读。公园的垂柳之下，碧桃之旁，槐花荫里，紫藤架底，凉亭里，假山脚，都是我舒适自在的读书之处。

祖父是乡里稀缺的被乡亲们敬重的博学多才之士，少时受他说的“开卷有益”、“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字自知”的熏陶，半个世纪里的闲暇时光里，我在野读的书籍，有哲学、文学、历史、地理、中医、西医、生物、营养、美食、建筑，甚至果树栽培、瓜菜种植之类的书都读。如今想来，读杂书，多读书，大有裨益。当记者的那十多年里，我采写了涉及十多个行业的一千多篇新闻稿件，没写过让行家见笑的外行话。工没白费的，书也没白读的。

县城，他陪我去登泰山，看壮丽日出，看千年古树。当飞机飞过刘哥县城的上空，晚霞正灼灼燃烧，我从机窗俯瞰小城飞逝而过的姿容，向它挥挥手，与县城的树们道个别，它们，在时间的深处，也如大地上之沉默的故人，于无言之中给我心里播撒下了一片绿荫。

县城里有我的一个文友晓安。在县城，晓安喜欢晨跑，在轻快的跑步中，迎面而来的，不是晓安，仿佛是小城热气腾腾的早点气息、是悬根露爪的老树姿容、是伸开绿色臂膀的苍郁大树面色。在县城四周的山峰上，有着树木挺立而起的道道屏风，它们也是县城的绿肺。有次，晓安告诉我，县城里那些安安静静生长的树，给予他写作的力量源泉。晓安蜗居的房前，就有几棵银杏树，秋天躺卧于树下，金黄金银杏叶在风中如彩蝶翩跹，一拥而上的金秋草木气息浸润着每个毛孔，激活着每个细胞，顿觉元气饱满，四肢发达，脑力充沛。

这些县城里的树木供养，有着人间烟火中的踏实笃定，也有着精神世界里的自由升腾。

县城的树

□ 李 晓



养只蝈蝈听秋声

□ 路来森

每年秋天，我都会养一两只蝈蝈。

以之鸣秋，在其嘹亮的清音中，感受秋的那份丰实，和寂寥。

昔年，家住乡村时，所养蝈蝈，都是自己到田野中捕捉的。蝈蝈，喜欢生活在豆田，或者红薯田中，轻巧的细足，踩在叶片的表面，“吱吱吱”地叫个不停。特别是晴朗的天气，正午阳光之下，蝈蝈晶亮的翅膀，闪烁着熠熠的光芒，故而，很容易寻找，捉得。

堂屋门前，植一株石榴树，多年下来，枝干纵横，树头郁郁。捉得的蝈蝈，就把它放置在石榴树上。无须特意喂养，石榴叶，自成蝈蝈美味。

阴雨天，蝈蝈一般不叫。

若然是晴朗的天气，太阳甫升，蝈蝈就会叫起来。这个时候，通常，我也已经起床，站立庭院之中。“吱吱一吱吱”，连着两声短促的鸣叫，仿佛是一种“试音”，随后，才“吱吱吱……”叫个不停。

阳光，在庭院的西墙头上跳跃；清凉的秋风，于庭院，徘徊依依；举首望天，天空瓦蓝瓦蓝的，一碧如洗。蝈蝈的叫声，就显得特别的清脆，特别的嘹亮。仿佛，溪水哗然激起一层波浪；仿佛新雪上，踩过一行行人的足迹，给人一种凉爽、新鲜的感觉。

我久久地，站立庭院中。听着，听着……心旷神怡，逸兴遄飞。我感受到了秋野中刮过的风，我看到了秋稼上跳跃的阳光，我听到了秋水潺湲的流淌声……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蝈蝈也调皮。有些时候，蝈蝈会从石榴树上“溜”下，蹦跳到爬满篱笆的扁豆蔓上，隐藏其间。蓦然鸣起，就引得庭院中觅食的那几只老母鸡，跑到篱笆下，昂首凝视，寻寻觅觅……看着母鸡们那种痴呆的情状，也让人觉得趣味盎然。

进入城市居住后，远离了乡野，已然，不能亲手捉蝈蝈了。但每至秋天，“养一只蝈蝈”的念头，就会应时而生。于是，便只好跑到虫鱼市场，购买一只；顺便，买一只三角形的竹笼，将其盛放其中。

竹笼，就挂在阳台上。竹笼内，放置一小盅，以之盛水；每天，轮换放入一些新鲜的青菜叶片；芹菜叶、菠菜叶、萝卜菜叶……些些繁琐，却是乐此不疲。有时，我还会拿一只草棒，故意逗弄蝈蝈，看着它在狭小的笼子里，跳来跳去，让人忍俊不禁。

很多时候，我觉得：人生，若然有一些闲适的“琐事”，做着，亦是一种福分。

周末，一个晴好的天气。我读书，写文字；蝈蝈在阳台上兀自地叫着。妻，忽然走到我身边，嘟囔道：“平日里，家里有人说话，就嫌吵闹；一只叫吱（当地对蝈蝈的俗称）叫个不停，却不嫌弃了。”我回首，嘿然一笑，摇头道：“蝈蝈的叫声，是自然的清音，好听着呢。”

确实如此。身居闹市，我从一只蝈蝈的叫声里，倾听秋天：秋风、秋声、秋色，秋天的味道，甚至于，秋晨，一滴露珠的明亮；向晚，一抹晚霞的灿烂……

这不是浪漫，这是一种心的向往。阳台，是用玻璃封住的；城市里，冬天供暖又早，地暖的温度特别高。所以，养一只蝈蝈，有时会出现“奇迹”。那一年，一只蝈蝈，一直活到了深冬。好几天不叫了。那一夜，一场大雪之后，第二天，天空豁然晴朗，朗朗的阳光注满阳台。那只蝈蝈，居然又快然叫了起来：吱吱吱……

那个早晨，我觉得，那满地的积雪，色彩陡变，变成了：红的高粱，黄的谷子，白的棉花……

在夜空下数星星

袅袅炊烟托着
刚从晨曦中醒来的村庄
撮一把芳香的乡村泥土
清香扑鼻
一排排绿油油的玉米
点绿了田野山岗
庄户人的美梦
如玉米一样籽粒饱满

洁白的云朵与田野相拥
泥土散发着各种庄稼成熟的清香
这是故乡生命力最旺盛的季节
泥土喂养着村庄

岁月在每一个远逝的驿站里
卸下疲惫的累
在草原上和萤火虫一起
在夜空下数星星 (王东岭)

原野上的蒲公英

蒲公英，
无论扎根于何处，
它都默默地向着阳光生长。
以一种超然的姿态，
在广袤的大地上自由地舞蹈。
即使遭遇一路风雨，
依然不变更生机盎然。
于天地间绽放着
属于自己的鲜亮色彩！ (童笑艳)

浅秋

一场雨造访之后
西风开始收割蝉鸣
面对蛙语书写的季节履历
荷香的校对弥漫着诗意
包括九月的草色和鸟语呵
这些都是岁月的原著
雁影的笔谈，寄语
头戴雏菊的村庄
明喻里的空旷
碾过游子的心原

披一身露水和夕阳

牵牛花爬过篱笆墙头
朵朵笑脸，聆听
草丛里蟋蟀掩隐的密语
炊烟保持缄默
不经意间，黄昏
又短了一寸 (胡巨勇)

秋虫鸣

暮色里，暑气渐收
月光显得有些多余
石缝墙角，豆稞草叶间
露珠铺展的魔幻世界里
释放柔美的韵律

邀趣，舒缓，疏密有致
形成合围之势
如潮，汹涌而来
如雾，从四面浮了上来

带着湿润、饱和的水汽
微凉如丝雨，溅在身上
感觉每一寸毛孔都在畅快地呼吸 (王维勤)

故乡的月亮像竹筛

我住的楼房坐北朝南
晚饭后坐在阳台上喝茶
可以热泪盈眶地仰望
从故土东山升起的一轮满月
特像阿妈挂在土墙上
筛麦糠的一张竹筛 (潘硕珍)

盼望一场秋雨

立秋节已过，万物还沉在酷热中，我仰头望天，殷切盼望一丝丝凉意。

秋雨真的很远吗？白太阳炙烤的大地上，那个以秋命名的时令之虎，在原野上逡巡、低吼。

置身秋天的燥热里，盼望着一场秋雨，打湿时光，打湿郁闷，而后送一点秋凉入心，让我在冷静中认真思考一下，自己已经走过的人生之路上，究竟虚掷了多少珍贵的光阴。 (李钧)

故乡的秋色

无数次在梦里，与故乡的秋色一起沉醉在大地弹拨的琴弦上。无数次在泪水里，以故乡的秋色为底稿，一遍遍刻画着自己的热爱与钟情。

故乡的秋色，那是五彩斑斓的一幅幅油画。那是生机盎然的村庄，被生生不息的炊烟一次次表白。

一亩亩的水稻，已被阳光镀成金黄了，它们日渐成熟，等待丰收的时刻。一树树的苹果，它们的容颜，已经泛起红晕，内心的喜悦不言而喻。一颗颗葡萄，在高高的架子上，被一些甜蜜的心事牵挂着，它们不约而同，呈现着紫色的浪漫。

一盖盏菊花，被秋风惦记着。一叶叶红枫，被值得信赖的小山坡拥吻着。平静如斯的湖面，映着安然无恙的蓝天白云。

是的，秋蝉已经学会了浅吟低唱。蟋蟀的唱词也学会了更深半夜来敲窗。只有皎洁的月亮，还在提灯引路，不让夜归的人走错方向。

我只有默默守着这些秋色，静静护着这些秋色，才能顺利抵达我心相印的故乡与恩重如山的亲人那里。 (季川)